

# 从“五花大绑”到“个性组合”

## ——纵览改革开放40年我军单兵携行具发展

■ 史 斌

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迸发出无穷活力,我军单兵携行具也实现新发展。91式单兵携行具(下文简称91式)的诞生终于使中国军人摆脱“五花大绑”的境地,拥有了第一款现代意义上的单兵携行具。

91式分为战斗携行具和生活携行具两部分。战斗携行具由弹药携行具和作训包组成,弹药携行具胸前有4个56/81式自动步枪弹匣袋,侧后部有4个木柄手榴弹袋和水壶套。作训包采用双肩背包样式,内有分隔,前部和两侧还有附包。作训包通常装有一柄折叠工兵锹、防毒面具、1日份野战食品、急救包等,作训包可与生活携行具组合背负。

生活携行具为大小号背囊,分寒区和温区两种,寒区型容量为79+10升,温区为60+10升。背囊上设有开口,便于取放物品,两侧附有耳囊、水壶袋和防毒面具袋。背囊采用铝合金内背架结构设计,有利于背部受力的传导和重心平衡,有效减轻行军负重。与老式装备相比,在同等条件下,91式可大大节省体力,装卸物品时间可缩短2分钟。但91式单兵携行具仍存在一些不足,如水壶袋位置设计不合理,易硌腰,扣环、尼龙搭扣易松动。

在91式单兵携行具之后,随着95式5.8毫米枪族的列装,95式单兵携行具开始取代91式。95式单兵携行具的一大特点是按照任务性质分为步枪携行具、狙击携行具和机枪携行具。一套95式战斗携行具通常包括:肩带、携行腰带、弹匣包、防毒面具包、水壶套、星光瞄准镜袋、手榴弹包、剃刀板等。与91式相比,95式战斗携行具首次尝试模块化设计,附件包位置可随意更改,功能组件可灵活扩展。但95式也存在散热性差,弹药携行具数量少,肩带不舒适等问题。

进入21世纪,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,科技水平的发展,以95式单兵携

行具为发轫,我军先后研制列装01式单兵携行具、02式伞兵携行具等战斗装具,投入部队实验、使用。

在这些装具的实验基础上,我军大批量列装06式通用携行具(下文简称06式)。06式应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。战斗携行具由背心和各种附件袋组成,根据不同军兵种和任务类型,通过标准化织带挂袢进行个性化组合。为增强防护能力,06式还采用防弹衣与携行具一体化的设计,防弹衣由主体、护肩与护领、护颈和护裆组成,可保护穿着者身体重要部位。防弹衣主体还可增铺防弹板以提升防护等级,与美军在阿富汗、伊拉克使用的OTV战斗携行具防护水平不相上下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军民融合战略加速推进,落地开花,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,单兵装备水平不断提升。

从近几年的国内军警用品展来看,单兵携行具研发领域已成为众多厂商关注的热门,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装具层出不穷。基于国际合作和全球采购背景下的国内企业,将人性化、专业化、轻量化、模块化、快速解脱、增强防护等理念融入新产品研发之中。许多国产单兵战斗装具已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,不仅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大量购买,就连著名的英国特种部队SAS(英国特别空勤团)也采购中国制造的战术背心。

伴随着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,我军作战体系正在转型重塑,原先通用装具打遍天下的格局业已改变,呈现“百花齐放”的景象。

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露面的我军新一代单兵携行具,是未来步兵部队的通用型携行具,突出一体化、多功能化和快速解脱能力,防护性更好,单兵负重更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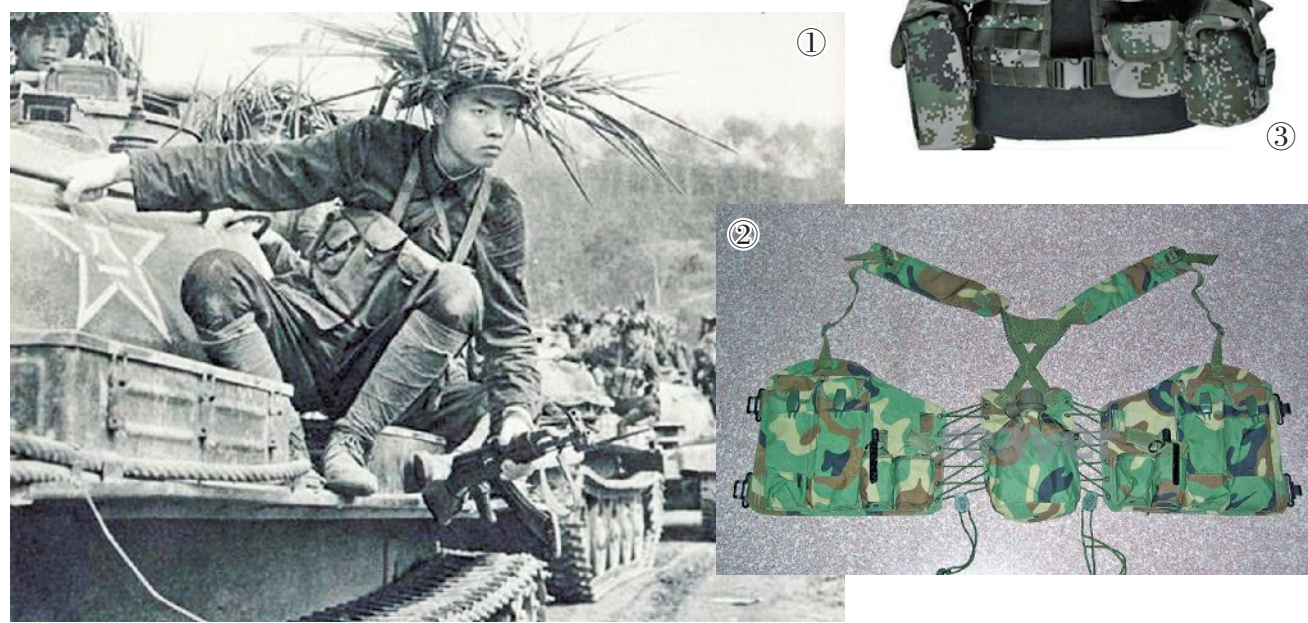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5月,在新疆库尔勒参加演习

的空中突击部队新型全地形迷彩护携一体单兵携行具一经曝光,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和如潮好评。

10月,赴马来西亚参加联合训练的特战队员披挂的特战单兵携行具,突出轻量化、个性化和专业化特点,符合特种作战行动要求。

未来单兵携行具必然是士兵综合作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,新型材料、智能化技术和外骨骼等高新技术元素将助力单兵装具的发展。凭借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综合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,我国单兵携行具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。

- ①从坦克上跃下的我军战士身着56式单兵携行具
- ②91式单兵携行具
- ③06式单兵携行具
- ④我军某空中突击部队士兵使用穿戴新型护携一体单兵携行具



# 40 改革开放40周年 壮阔征程路

单兵携行具主要用于单兵携带武器装备等物资,因单兵负重直接影响作战效能和持久能力,所以单兵携行具受到各国军队的重视。虽然我军单兵携行具的发展不像国产航母、歼-20等“明星装备”那样引人注目,但这种战士日常作训穿着装备的巨大变化,能从一个独特侧面展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军单兵携行具依然沿袭传统。全副武装的士兵身上“五花大绑”般地捆满各种带子,从56式枪族列装后就开始配发的胸挂式弹药携行具、4仓木柄手榴弹袋、水壶、挎包、防毒面具被分件单挂,“左肩右斜”“右肩左斜”成为当时军人的标准作业程序,用两根背包带打背包成为新兵入伍后的必修课。

昙花一现的63式单兵携行具曾是我军“战术背心”的雏形,但随着63式自动步枪的撤装消失。边境作战期间,不少参战部队根据山岳丛林作战需要,自行开发赶制了若干种战术背心投入实战,得到一线官兵普遍好评,但在作战结束后,这类战术背心没有得到推广。

即便在81式枪族列装后,单兵携行具也仅是56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弹匣套。可以说,当时我军单兵携行具的水平甚至还达不到西方国家二战时的标准。

上世纪80-90年代,中国社会各个



红圈内即为军舰的撞角



苏联“忘我”号护卫舰撞击美国“约克城”号巡洋舰瞬间

# “海上拼刺刀”:古老的撞击战术

■ 张远年

上月末,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发生刻赤海峡事件,俄罗斯边防巡逻船像“海上拼刺刀”一般撞向了乌克兰海军武装拖船,这一幕使得这种古老但并未消失的海战战术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使用舰艏的“撞角”,或者叫“冲角”,以敌方船只脆弱的侧舷水线为目标,通过冲撞破坏敌方船体和龙骨,使之进水沉没或丧失航行能力的战法,即为“撞击战术”。该战术是海战史上最早成型的战术之一,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。雅典时代的酒器上最早描绘了带有撞角的战船形象,稍晚一些,在亚述帝国辛那赫里布时期的宫廷浮雕上也出现过带有撞角的战船。公元前7世纪,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墓上的铭文对撞角战船也有所记载。

直到公元前3世纪,撞角一直是腓尼基、希腊和罗马战船的标准装备。装备有撞角的人力划桨战船曾经独霸整个地中海。人工推进的灵活性让战船得以进行精确撞击,并且在撞击后可以迅速后退,以避免被受损敌舰拖带下沉。在第二次希波战争萨拉米斯海战中,雅典人就依靠其三列桨座战船搭配快速撞击的战法,以劣势兵力战胜波斯舰队,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。

公元前3世纪后,罗马海军开始装备俗称“乌鸦吊桥”的接舷吊桥,接舷战成为当时海战的主要形式,冲撞战术渐渐淡出海战主流。千年后的1571年,勒班陀海战是海战史上最后一场以桨帆船

为主的大型海战,自此之后人类海战进入“风帆时代”,火炮成为海战中最具威力的武器,配备重炮的风帆战船组成战列线作战,撞击战术失去战术价值。

19世纪中期,随着蒸汽动力发展,舰艇获得了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机动性,撞击再次成为一种有效的攻击手段,撞击战术迎来短暂复兴。同时,铁甲舰的出现,让战船的防护性能在与火炮的对抗中占据上风,也促使撞击战术超越火炮成为海战中最有攻击性的一种手段。各国海军蒸汽战船纷纷装上撞角,甚至诞生了专为撞击而设计制造的所谓“撞击铁甲舰”。一时之间,撞角和炮击,在那个时代的海战中平分秋色。

1866年的利萨海战,可能是撞击战术在海战中的最耀眼时刻。在炮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,奥匈帝国海军旗舰“斐迪南·马克斯大公”号装甲舰以撞击战术击沉意大利海军的“意大利国王”号装甲舰,赢得胜利。

不过,随着火炮技术的快速发展,撞击战术很快让位于以远程炮击为主的海战模式。影响航行性能和航行安全的撞角在进入20世纪后,已经很少出现在战船上。但撞击战术还是不时出现在海战中。有记载的最后一大型战列舰有意为之的撞击作战,是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,德国的“拿骚”号战列舰撞击英国海军的“喷火”号驱逐舰。凭借较好的机动性,“喷火”号避开了“拿骚”号的直接撞击,虽然在擦碰中受损严重,但还是得以逃脱。

1940年,英国海军的“萤火虫”号驱逐舰在遭遇入侵挪威的德国海军“希佩尔海军上将”号重巡洋舰时与之相撞,“萤火虫”号的舰艏被折断最终沉没,成为最后一艘在战争中被撞沉的大型水面舰艇。不过据当事人的证言,这次碰撞并非故意,因此这一战例很难被认为是撞击战术的应用。二战中,还出现了不少水面舰艇撞击敌方潜艇,以及小型快艇之间互相撞击的战例。

冷战期间,撞击战术成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角力的一种方式,两国海军水面舰艇与潜艇之间都发生过碰撞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88年,苏联海军“忘我”号护卫舰无惧吨位差距,撞击美国海军“约克城”号巡洋舰的案例。苏军舰艇在执行撞击前发出的“我舰奉命撞击你舰”的信号,无论真假,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。

冷战后,各国在处理海上争端时都显得更加谨慎和克制,直接开火的情况极少出现。但撞击战术这种“海上拼刺刀”般的古老战术不时出现在海上的摩擦冲突之中。



# 莫斯科会战:当强弩之末遇上众志成城

■ 武国强

1941年12月6日,苏联红军在历经两个月的艰苦防御后,对莫斯科附近的纳粹德军发起全线反攻。这不仅意味着苏德战场苏军战略反击的到来,而且标志着纳粹德军横扫欧洲的“闪电战”战术的破产。除苏联的严寒,苏联红军能够战胜纳粹德军,强大的动员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。纳粹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,分散发力,糟糕的后勤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苏军强大的动员能力。纳粹德军高层制定的“台风”作战计划,要求在几周内歼灭莫斯科周围的苏军重兵集团,攻占莫斯科。这不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民众顽强的抵抗精神,也丧失了战略弹性。德国情报机构对莫斯科方向苏联红军兵力部署也出现严重误判,只看到苏军前方部署情况,对后方苏联红军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。

事实上,苏联红军的动员能力,远远超出德军想象。苏联战史文献《莫斯科会战》记载,1941年11月底至12月初,当前线距首都25-30公里时,增援部队从苏联的四面八方赶赴莫斯科。列车每昼夜行驶800-900公里,从乌拉尔、西伯利亚、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运来武器装备和物资。据统计,整个莫斯科会战中,苏军统帅部先后投入的战略预备队,仅合成集团军就达18个。转入反攻前夕,苏军统帅部向莫斯科方向调去的兵力达150个师和44个旅,分别占苏军战略预备队师的52%、战略预备队旅的47%。转入反攻阶段后,苏军同时集中6个集团军的战略预备队,对当面德军形成强大兵力优势,德军想转入防守都非常困难,快速攻占莫斯科的计划沦为泡影。德军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元帅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200个师,现在查明番号的有360个师。”

德军师老兵疲成强弩之末。苏联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坚强的抵抗决心,是消磨德军“闪电战”的天然克星。偏偏希特勒又陶醉于突袭苏联的巨大战果,不顾德军进攻潜力逐渐耗尽的实际,指挥南方集团军进军高加索,致使中央集团军群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保护自己的翼侧,表面上德军攻城略地,实际上兵力分散。等到德军一路攻至莫斯科

城下时,已成强弩之末。

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提出过“进攻顶点”理论,强调任何进攻都会遭遇某个关键时间(及空间),超过这一时间(及空间),形势就会发生剧变,进攻者就会遭到猛烈反击并极有可能陷入惨败,莫斯科会战正是德军的“进攻顶点”。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1年7月16日,德军推进了800公里,攻占斯摩棱斯克用时23天,平均每天推进约33公里,速度之快,令人震惊。然而,从莫斯科战役开始的10月1日到12月5日苏军反攻前,67天德军仅推进346公里,平均每天只有5公里。与先前相比,德军中央集群兵力均增加了27个师,所用时间增加近2倍,损失增加1倍,而推进距离却不足一半,速度不及之前的1/6。

德军后勤保障严重脱节。德军在制定攻占莫斯科的“台风”计划时,只注重从军事上着眼,但却忽视后勤准备。

物资储备的不足,使德军所需物资要长途跋涉从后方前运,造成战时后勤保障的混乱,时常补给不足、供应不上。特别是德军幻想莫斯科战役能在入冬前结束,战前完全没有进行御寒物资的生产和储备,以致严冬到来时,不能为前线部队及时提供冬服及其他防寒物资,使得德军人员大量冻死冻伤,武器装备无法使用。

在运输工具方面,德军过多指望缴

获和利用俄国铁路车辆,但缴获的机车和车辆难以满足需求,又不得不将俄国铁轨改成德国轨距,这一浩大的改造工程直到莫斯科会战结束也没有完成。纳粹德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,从一开始就与战役需要严重脱节,以致随着战役的发展,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日益严重。

由于原料缺乏,坦克、车辆油料严重不足,德军无法进行持续作战,也难以充分发挥“闪电战”战术的效力。在利用缴获油料方面,因苏联汽油辛烷值太低,需加入苯添加剂后,德国车辆才能使用,德军“就油于敌”的希望落空。

在补给保障方面,由于苏联人民实行坚壁清野,德军在苏联只能获取有限的粮食,无力保持持续攻势。在军马饲料供应上,苏联当地饲料主要是干草和麦秸,长期喂食燕麦的德军军马很难适应,大批病倒或死亡。在这种糟糕的战时条件下,纳粹德军根本无法实现攻占莫斯科的战役目标。

(作者单位为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)



向苏军投降的纳粹德军士兵